

普华永道近期发布的《2018年西班牙人工智能现状与展望》报告称,半数以上的西班牙大型企业正在应用某种人工智能来帮助生产经营,但其中46%的企业仍处于测试或尝试探索阶段。事实上,人工智能目前已是科技领域和经济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主要是由于它正在或者即将给经济社会带来颠覆性的革命。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是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入手的,这就必然会涉及著名的“鲍莫尔病”问题。

【鲍莫尔病】

鲍莫尔病又叫“鲍莫尔成本病”或“成本疾病”,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提出的。他认为,生产率的不同增速使经济生产被分成两个门类,即生产率“停滞部门”和生产率“进步部门”,相对于生产率“进步部门”,购买“停滞部门”所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费用将越来越高。这可解释为什么空调、洗衣机、汽车等的价格越来越便宜,而理发、音乐会、讲座的价格却越来越高。

· 观世界 ·

美国

波音CEO仍未提道歉及赔偿

在近期事故引发巨大波澜后,波音CEO再次发声。当地时间周一晚间,波音董事长、总裁兼CEO Dennis Muilenburg在公开信中表示,安全是波音的工作核心,目前正在采取行动以完全保证737 MAX的安全性,很快会发布软件更新,以及针对737 MAX相关的飞行员培训。

Muilenburg在信称,再次对埃塞俄比亚航空和狮航乘客及机组成员的亲人表示同情,同时对于737 MAX遭遇停飞给客户和公众带来的不便表示理解和痛心,目前正全力配合事故调查。Muilenburg还指出,波音正在协助事故调查人员,以便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至于何时公布进一步细节,将由埃塞俄比亚事故调查局决定。这也是Muilenburg连续第二天发声。周日,Muilenburg在波音官网发声称,当调查人员继续确定最终结论的时候,波音正在完成此前宣布的软件更新和飞行员培训修订,这些将解决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响应错误传感器输入的情况。

Muilenburg称,安全是在设计、制造和支持波音飞机当中的首要任务。但在周日的声明中,Muilenburg未提及道歉和赔偿相关内容。在最新的公开信中,外界高度关注的这一内容依然缺失。

英国

“脱欧”将会有一个短期的延长

据外媒报道,英国议会下院日前投票同意延长脱欧期限,英国脱欧大臣巴克莱19日表示,将会有一个短期的延长。巴克莱称:“今天上午我们将在内阁讨论脱欧问题”。在谈到延期脱欧时,他提到:“将会有一个短期的延期”。此前报道称,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讲话来看,欧盟更倾向于英国“脱欧”时间长期延后,而不是短期。

3月14日,英国议会下院以压倒性票数支持英国推迟“脱欧”。英国议会下院当天经过辩论后投票表决,以412票支持、20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政府动议。根据动议,若议会下院在本月20日前通过一份“脱欧”协议,英国政府将与欧盟协商,寻求将“脱欧”最终期限由3月29日推迟至6月30日;否则,英国政府仍将与欧盟协商推迟“脱欧”事宜,但“脱欧”最终期限将取决于欧盟的决定。

另据外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预计最早于19日对首相特雷莎·梅“脱欧”协议进行第三次表决。但此前,下议院院长John Bercow裁决,特雷莎·梅必须修改已遭二度否决的脱欧协议,才能交付议会进行第三次表决,英国政府正在设法找出应对之策。特雷莎·梅定于周四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届时她将会要求推迟脱欧,以便让英国政府妥善地将与欧盟46年的“姻缘”画上句号。

加拿大

三个月内第三次改组内阁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8日任命乔伊斯·默里为加拿大国库委员会主席,接替本月初辞职的简·菲尔波特。这是特鲁多3个月内第三次改组内阁。默里此前曾担任国库委员会主席的议会事务秘书职务。

因不满政府卷入行贿案丑闻,菲尔波特3月4日宣布辞职。她是特鲁多政府在SNC-兰万灵行贿案丑闻曝光后,第二位辞职的内阁成员。

加拿大前司法部长乔迪·威尔逊-雷布尔德上月27日在加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在有关SNC-兰万灵集团公司的案件上,总理特鲁多和多名政府高官对她施压和威胁,要求她“网开一面”。她转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也与这一案件有关。

威尔逊-雷布尔德2015年11月出任司法部长,今年1月内阁改组时转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并于今年2月宣布辞职。据加拿大《环球邮报》2月报道,SNC-兰万灵集团公司与加拿大政府签订利比亚工程合同涉嫌腐败和行贿。被起诉后,加总理府高级官员要求时任司法部长威尔逊-雷布尔德指示公诉方与这家企业达成“补救协议”,允许该公司以缴纳罚款的方式免受刑事起诉。据新华社

巴西股市信心何来

股市给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带来了好消息。当地时间周一,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Ibovespa盘中首次升破100000点,外界也自然地将其归结为博尔索纳罗要啃下的一块重要的骨头——养老金改革。这个曾被称为最“大方”的养老金制度如今濒临崩溃,但问题是改革迫在眉睫,问题却一个没少,对巴西而言,改革或许并没有股市反映出来的那么美好。

股市破纪录

巴西股市刷新了一项历史纪录。周一巴西股市盘中一度涨至100000点,虽然最后有所回落,但当日仍然收涨0.86%,报99993.92点。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巴西股指已经累计上涨了14%,2018年全年累涨超过15%。

股市的表现得到肯定。摩根大通拉丁美洲股票策略主管Emy Shayo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很难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看到像巴西股市这样的上涨,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巴西目前出现了“良性循环”。这两种政策的结合,吸引了外部资本,帮助企业挽回了很多利润损失”。

博尔索纳罗成了股市的“招财猫”。外界普遍认为,投资者对博尔索纳罗的改革议程日益乐观,他们认为巴西新政府将兑现其从国企私有化、削减公共养老金系统、削减财政赤字及减少政府冗杂部门架构等一系列有助于市场的承诺,这种预期提振了巴西股市。此前,巴西央行也发布报告显示,多家市场分析机构对2019年巴西经济增长预期值扩大至2.55%。

时间进入2月,投资者的关心更加集中,博尔索纳罗向国会提交了养老金改革法案,包括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10年内节省1万亿巴西雷亚尔开支等举动。投资者们密切关注这位新总统将如何获得议员们的支持,以推动富有争议的养老金改革。值得注意的



是,这一提议正是被视为解决巴西预算赤字、确保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金融市场对博尔索纳罗的偏好早在去年选举中就已体现出来,博尔索纳罗上任以后,内政外交也体现出了他在大选时的革新特征,如今只要形势尚好,金融市场就会有较好的表现。

养老金改革

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巴西政府对养老金改革似乎下定了决心。一个星期以前,巴西经济部社会保障和劳工部长罗杰里奥·马里尼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还警告称,若未能通过任何改革法案,巴西经济最早在明年陷入衰退。

养老金制度曾是巴西的骄傲,如今却成了巴西的毒瘤。据了解,巴西是世界上拥有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一的国家,全民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公立教育以及高额救济金、养老金和退休金。如果按照现行制度,巴西人甚至只需缴纳15年社保,男性在达到65岁、女性60岁后,就可以全额领取养老金。

然而财政却不允许巴西如此挥霍了《经济学人》曾经统计,巴西养老金开支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了GDP的10%。2018年巴西的社会保障赤字扩大了7%,达到1952亿雷亚尔,这是巴

西预算赤字中最大的一块。

这种影响需要每一个巴西人来买单,政府预计,如果养老金改革不通过,未来五年内,平均一个巴西人每年的收入都会减少2500里亚尔,这一数字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的2.6倍。而此前巴西国内媒体也报道称,如果改革没有在国会通过,2019年巴西GDP的增长幅度将会低于1%,而2023年GDP将会下降1.8%。

周志伟认为,包括养老金改革在内的社保改革是博尔索纳罗一揽子经济改革中最优先的项目,特梅尔时期就已经提上了议程,而这个问题正是巴西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巴西国内养老金赤字非常严重并面临财政危机,要解决财政困难就要增收节支,但巴西增收虽然有起色,作用却不大,加税又会对博尔索纳罗的支持率造成挑战,因此只有减少开支这条路可以走。

难啃的骨头

养老金改革的最关键一点就在于民众能否买账。今年2月,巴西民调数据表明,64%的巴西民众认为养老金改革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只有23%的人表示,他们支持政府将最低退休年龄调整为女性62周岁、男性65周岁。此外,还有42%的受访者表示改革会对生活造成影响。

事实上,博尔索纳罗的“前任”特梅尔就曾提出过在社会福利方面削减

大约6000亿雷亚尔的方案,但在随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及贪污丑闻中,这项计划也宣布夭折。

“虽然方案挺好,但合理的东西不一定能够现实地存在。”周志伟认为,延迟退休,百姓首先不买账,特梅尔时期只有个别位数的支持率就是最好的说明。另一方面,要在国会中表决就涉及到政党因素。一来博尔索纳罗所在党派影响力很小,他所在的执政联盟又不稳定,再加上博尔索纳罗的极右派主张与主流有一定的差异,许多中间党派和传统大党包括左派对博尔索纳罗的排斥态度非常强,这其中也存在一定的政治博弈,因此改革并不容易。

虽然目前金融市场看起来还对这项改革充满信心,但基本上大多数人都默认这项提案并不会很快得以批准,此前还有分析师警告称,拖延和国会修改实质内容都可能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

外国投资者也仍对股市上涨持怀疑态度。据彭博社编制的外汇数据显示,截至3月14日,外国投资者从巴西股市撤资5.97亿雷亚尔,创下去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年度撤资规模。“在乐观情绪开始真正消退之前,需要尽快采取行动”,富国银行外汇策略师Brendan McKenna曾提到,他认为至少要节省7000亿雷亚尔,才能让让巴西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若低于这一数字,巴西雷亚尔就会陷入麻烦。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杨月涵/文 李燕/制表

聚焦

Focus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

执政近30年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辞职了。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19日,纳扎尔巴耶夫在向全国发表的特别讲话中宣布辞职,其职责将由参议院院长托卡耶夫履行,之后会举行总统选举,议长会在过度期代理总统工作,直到新总统当选。

“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是以信念和真理为你们服务的。多亏了你们,我才成为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道:“我已经决定拒绝总统任期授权。”他在国家电视台的讲话中说。与此同时,纳扎尔巴耶夫也强调,自己仍是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祖国之光”党党主席。

纳扎尔巴耶夫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首位总统,自哈萨克斯坦1991年12月独立后即任哈萨克斯坦总统至今,2015年第五次连任。纳扎尔巴耶夫在任期间曾多次来华访问。

这样的结果早有预兆。当地时间2月21日,纳

扎尔巴耶夫就对哈政府近年来的工作提出批评,并签署了解散政府的总统令,该命令自签署之日起正式生效。

纳扎尔巴耶夫当时在总统府官网发表声明说,两年前他倡导一系列改革措施,目的在于加速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政府的改革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经济增长依然主要依靠资源开发来推动,人民生活也没有得到切实改善。为了人民利益,他决定解散政府。

“2018年国家社会经济情况稳定。毫无疑问,这应当予以肯定。但这对于当前而言是不够的。”纳扎尔巴耶夫称,尽管政府通过了许多法律和政府决议,但经济领域未能实现积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仍主要依靠原料资源。政府和央行未能采取可行的措施有效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各类国家规划虽然在落实,但在众多主要方面未取得实际成果。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问题在农村尤其严重。

部长们和州长们未能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为主要任务,中小企业仍没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去年12月,哈萨克国际通讯社援引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日前公布的《2018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称,在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福祉排名中,哈萨克斯坦以57.7分位居第57位。

当时,纳扎尔巴耶夫提到,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的价格波动给哈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尽管丰富的地下资源让经济得到有效发展,但地下资源终会耗尽,需要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为此制定了工业化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

哈萨克斯坦谋求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之路”离不开对外来投资的依赖。事实上,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了整个中亚和独联体各国中最大的外资接受国。而在纳扎尔巴耶夫新经济增长规划中,首都阿斯塔纳成为重中之重,成为哈萨克斯坦现代化的缩影。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观察

丑闻缠身 东京奥运越建越难

怪。2001年起开始担任日本奥委会主席的竹田恒和,去年12月接受了法国检方的审问与正式调查。法新社此前报道称,早在2015年,法国检方已经掌握竹田恒和向新加坡咨询公司Black Tiding's支付大额款项的动态。法国方面怀疑,日本人以此贿赂多名国际奥委会官员,以换取他们对东京的支持。

“我对那些为了2020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努力工作的人道歉。”在今年1月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竹田恒和如此表示。但他辩称,向Black Tiding's支付款项并非行贿,而是在适当且获批程序下签署的咨询合约”。

事件发展到现在,虽然竹田恒和坚称“清白”,但离任无法避免。如此,东京奥运会的烂摊子又多了一桩。国际奥委会十分担心,一旦法国立案起

诉竹田恒和,东京奥运会将面临巨大风险。铃木大地也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不到500天时,日本奥委会主席的辞职对奥运会多少会有影响”。

困扰东京奥委会的难题不止行贿丑闻,超支和延期也让东京奥运会的前景蒙上尘埃。

8011亿日元,这是去年10月东京奥运会最新的超支数字。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这一数字源于日本会计检查院的调查。而在2017年12月时,东京奥委会公布的超支金额是1500亿日元。

这并非所有费用。随着各方面预算增加,预计东京奥运会整体费用已经达到28100亿日元左右。而在2013年东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计画中,整体预算仅为8290亿日元。

预算在燃烧,奥运会相关的工程项目却陷入了停滞。据日本《读卖新闻》1月8日援引日本国土交通厅去年秋季的调查数据,83%的建筑公司因买不齐螺栓而不得不将工程延期。其中,预定于今年2月完工的熊本国际橄榄球比赛场地已停工多时。

超支成了承办奥运会的常态,各大城市纷纷谈“奥”色变。奥运会是唯一一个总是会超出预算的大型项目。”参与过牛津大学2016年关于奥运会研究的学者Bent Flyvberg表示,工期紧张是奥运会预算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作为奥运会的发源地,希腊在举办完奥运会之后,背上了巨额的财政包袱,原本只打算花46亿美元建的场馆,实际上却花了150亿美元。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茜